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二

經濟編

人類

讓國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

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
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襄公兹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
公愛之兹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
夷立臣爲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
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
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
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
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

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王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于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

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于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于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

札自廢等吳而與弟之說至輕死爲勇道後二君何述之不足思也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謁曰今若是迫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速有禍于身故謁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爲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謁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

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于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授爾國是吾與爾爲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與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

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復禹迹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 獨孤及季札論

漢丁綝從光武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　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

及鴻以封與駿遇于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國

客問鄭炎曰吳王壽夢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以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之立闔閭之弒春秋猶以不受爲義不殺爲仁而桓譏以吳之簒弒滅亡實由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名已細矣春秋之趣豈謂爾乎炎曰夫四子之輕命致國乎季子謂其能流聲百世也季子不受

内有篡殺之亂外致滅亾之禍雖知潔巳之可爲不恠宗廟之絕祀其痛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札從先君志受非所繼是淨行豈節義之謂與闔閭之欲國蓋𦃃札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今如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光知季子仁而無權故肆意焉季子不能討是則春秋所譏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以國政辭家事衛輒拒父猶謂之可況以國治篡弒之子乎祭仲行權公羊嘉之以爲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亾季子

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通者也周公誅二叔不為不仁未移受凡國不為不義君子惡病而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為時之急也以季子之才君國子民行之四方與夫勾踐相去幾何若令向時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意攝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瑯琊尚征上國朝齊宋鄭魯衛執玉之君哉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與權權反經而善聖之達節者也季子守節之士故非其量度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於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為雷亦為

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八、其數三十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問者稱善、

讓官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

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

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也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

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將軍田瞶出淅，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

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鋭旋四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愼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曰敬口令且諸君皆爲賵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魯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寛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illegible]

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公亦弗取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犨欲與之邑弗受也歸

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

晉文公使原季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知

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晉侯賞從亾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君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蚤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

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
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
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
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
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楚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
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則懼
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宅
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
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

子與之魯陽、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撓而不避者、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

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

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漢宣帝時大將軍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塡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張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

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

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

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

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

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

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

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

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

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和帝崩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謙遜不欲久在內連

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封騰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閶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騰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騰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闕詣闕上疏　臣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于神心休烈垂于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覩前世傾覆之誡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勅厲冀以端愨畏愼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

安帝時鄧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班昭昭上疏　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遷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

山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

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于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議者僉言。世少高明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

銓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 劉寔崇讓論

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

以前後二漢戚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覲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

不奪胄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
臣之才、胄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
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庾亮讓中書令表

宋仁宗時富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
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
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
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
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帝復以爲樞密副使、弼
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
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

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辭之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言行

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禍哉

孔子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所至思而弗

憂孔茂曰行已乎 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能之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稽官問答荆齊所以犇命韓魏加肘知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嬀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圍宋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詹喆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鍾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爲龜鏡周公之言也出爲金石孔子之言也存其家邦闕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生之言也徐彦伯樞機論

君子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

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飲食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于患此君子之富也王曰善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

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修者也見不修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德修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以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

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天下者未嘗有也　墨子修身篇

董仲舒三仁對　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

爲賢其比三王猶碔砆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

者衆而耕者寡矣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

家之衣食多用則遫亾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綉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墨子貴義篇

守禮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

朝於齊

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信

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

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

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劌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劌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

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

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呂覽貴信篇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

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

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三

經濟編

人類

儉

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上大夫者有不可無而獻伯儉者不可無用賁皇各得其所矣可也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

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旗車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又何賀

齊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

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于子祿莫厚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

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

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屨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

漢元帝初即位徵張禹爲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秋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

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
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
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展轉益甚
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綺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
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
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
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
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
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
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

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宮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

僞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

哀憐也麋鹿馬可亡獨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晉陸納以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

粁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更勅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氏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襆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

殷仲堪在荆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碗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間輙拾以啖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周主悉出漢宮中寳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爲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

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于

徽賤知民閒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安吏民便之其待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于人又足效乎。

吾記天聖中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

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眞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旣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飮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

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宋司馬光訓儉

廉

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由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

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譆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

叙語勝伯夷傳多矣

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内與其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緝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天上如此
笑穴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于鄭子陽子者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移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

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饑寒之憂，猶不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況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漢羊續爲南陽太守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于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袛裯鹽麥數斛而已顧勑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晉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聞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于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荆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荆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于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于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

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
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封太守、選徐
州刺史、勤于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
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
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
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
吳隱之為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頒親族冬月
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于貧庶廣州包帶山海
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
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

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安帝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

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公主與謝氏絶婚公主悉

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文簿九年而宋高祖即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親舊見者爲之流涕是歲東鄉君薨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

服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視而不言辟藥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徽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

唐德宗使人諭陸贄以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畧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矣

杜暹以監察御史覆屯積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即按之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遺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暹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爲之

元張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世祖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旣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于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嬌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

辯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辯乎。尋起為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

小廉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于諸侯者取金于府子貢贖人于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于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謙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決之吾以是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益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之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唐渭南尉劉廷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損抑無

為獨出人右也。

慎

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尊則恣恣則輕小物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為所怨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熛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為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

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黚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爲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蹙於山而蹷於垤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群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罝之網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

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毁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

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成富況於吏勢乎

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出定襄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幷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遂犇降單于右將軍建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

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于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

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愼周密自著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甞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

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選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成帝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諍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然不應更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樊宏謙柔過愼、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埶也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光武帝聞之常勅騶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晉羊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

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
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愼密太過者祐曰
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
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
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女夫嘗勸祐有
所營置令所歸戴者可不美乎祐默然不應退告諸
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
荀勗性愼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
欲使人知已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情
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

昺宜有所營置今有歸藏者昺竝默然不應

劉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瑯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於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足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王安石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　臣今日蒙宣

前肯出疏豈是小人質地而諸公嘵嘵囂之激成一壞局何無筭也

諭召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惟共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譴怒旣又反復思惟陛下以覺爲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迪上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洩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値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惟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

有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威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為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奸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行讒慝也若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自安臣亦以為不然漢高主雄猜之主也然鄂千秋明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為嫌陛下聖賢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為法柰何心存末世褊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長厚

漢文帝詔張釋之拜虎圈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敎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力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

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

吳定威校尉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為帳下右都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蕩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

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自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唐婁師德寛厚清愼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

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天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天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是以重之

宋眞宗時寇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

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爲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少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

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君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仁宗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雅量

漢蔣琬爲大司馬東曹掾犍爲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應其慢甚

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邪。此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隋文安憲侯牛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

射殺牛、弘無所恠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高宗聞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畧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辨上乃嘆曰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

天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

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天后深歎美之

裴行儉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勑賜馬及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餘物雜畜稱是並分給親故及偏裨數日而盡

敬宗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

失印閽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宋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

忍辱人服其量

張耳陳餘俱魏之大梁人也張耳為外黃令與陳餘兩人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聞此兩人魏之名士

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姓名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令里中

反質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其機知之巧必有

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眞人者也、可令守國、劉向反質篇

質行

漢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求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

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内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武帝以是親之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持重

晉桓溫既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

晉豈非有盛不可

襲。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選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竟無以奪之。

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王彪之言于簡文曰：此非為社稷計，自為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為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搆，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怱怱，先是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

日來欲使人問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

唐德宗時賈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文宗時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

殺之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冦至士民驚譟縱横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韈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

皆衣緋皁，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名鎭
君賞鎭之，京城幾再亂矣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童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陰德

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忳嘗詣京師，于空舍中

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更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忳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之于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

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彦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恌悉以被馬還之彦父不取又厚遺恌恌辭讓而去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寛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决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

存孤

漢李燮字德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從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

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八編類纂卷一百二十三

八編類